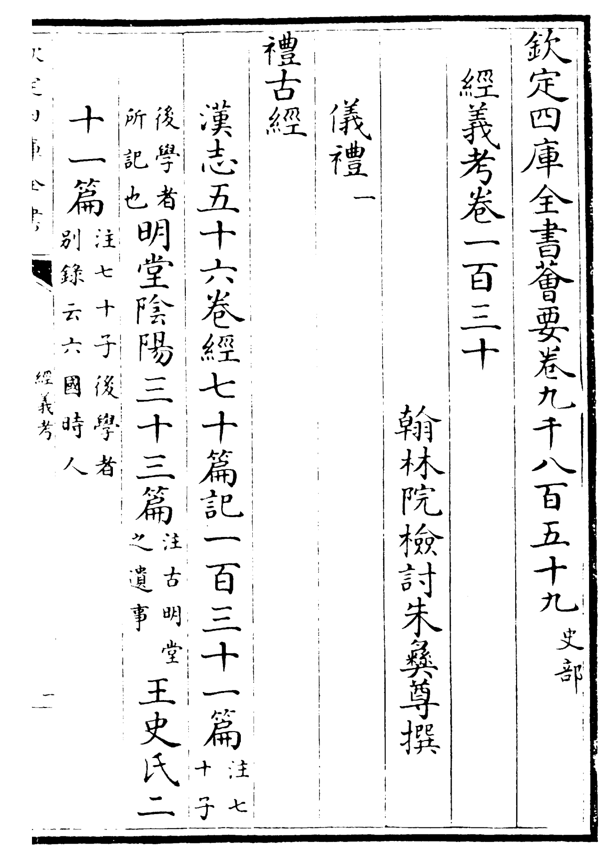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儀禮一

禮古經

漢志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一百三十一篇注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注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注七十子後學者別錄云六國時人

闕

劉歆曰魯共王得古文於壞壁逸禮有三十九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

桓譚曰古佚禮記有四十六卷

漢書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謂高堂生所傳士禮劉敞曰當作十七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后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劉表曰禮以立體據事章條纖曲執而後顯采掇片言莫非寶也

後漢書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

阮孝緒曰古經出魯淹中其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有六十六篇無敢傳者後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鄭注今之儀禮是也餘篇皆亡

孫惠蔚曰淹中之經孔安國所得惟有卿大夫士饋

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亡賈公彦曰漢興求録遺文有古書今文高堂生傳十七篇是今文也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篆書是為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同而字多不同餘三十九篇絶無師説在於秘館

朱子曰今儀禮多是士禮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書其中却有天子諸侯禮所以班固言愈於推士禮以知天子諸侯之禮是固作漢書

時其書尚在鄭康成亦及見之今注疏中有援引處不知甚時失了真可惜也

王應麟曰逸禮三十九其篇名頗見於他書若學禮見賈誼傳天子巡狩禮見周官内宰注朝貢禮見聘禮注朝事儀見覲禮注禘嘗禮見射人疏中霤禮見月令注及詩泉水疏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注古大明堂禮昭穆篇見蔡邕論本命篇見通典聘禮志見荀子又有奔喪投壺遷廟釁廟曲禮少儀内則弟

子職諸篇見大小戴記及管子

吳澂曰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亦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中霤禮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為意遂至於亡惜哉

吳師道曰禮古經者今儀禮也

儀禮

漢書十七篇

存

春秋説題辭禮者所以設容俯仰以信進退以度禮得則天下咸宜不可須史離也

漢書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鄭康成曰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五傳弟子者熊氏曰高堂生蕭奮孟

卿后蒼及戴德戴聖為五此所傳皆儀禮也

崔靈恩曰儀禮者周公所制吉禮惟得臣禮三篇凶禮得四篇上自天子下自庶人其禮同等餘三篇皆臣禮賓禮惟存三篇軍禮亡失嘉禮得七篇

賈公彦曰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始終分為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為末儀禮為本　又曰周禮六官敘官之法事急者為先不問官之大小儀禮見其行事之法賤者為先故以士冠為先無大

夫冠禮諸侯冠次之天子冠又次之其昏禮亦士為先大夫次之諸侯次之天子為後諸侯鄉飲酒為先天子鄉飲酒次之鄉射燕禮已下皆然又以冠昏士相見為先後者以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四十強而仕即有摯見卿大夫見已君及見来朝諸侯之等又為鄉大夫州長行鄉飲酒鄉射之事已後先吉後凶凶盡則行祭祀吉禮次敘之法其義可知　又曰劉向別錄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大小戴皆冠禮為第一

昏禮為第二士相見為第三自茲以下篇次則異大戴以士喪為第四既夕為第五士虞為第六特牲為第七少牢為第八有司徹為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小戴於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篇依别錄次第而以士虞為第八喪服為第九特牲為第十少牢為第十一有司徹為第十二士喪為第十三既夕為第十四聘禮為第十五公

食為第十六覲禮為第十七別錄尊卑吉凶次第倫序故鄭用之二戴尊卑吉凶雜亂故鄭皆不從之孔頴達曰儀禮之别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春秋說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為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為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别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

或一篇一卷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惟十七篇而已

韓子曰余嘗苦儀禮之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然

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

崇文總目儀禮乃儀度委曲之書若後世儀注其初

蓋三千餘條

張子曰看得儀禮則曉得周禮與禮記

呂大臨曰冠昏射鄉燕聘天下之達禮也儀禮所載

謂之禮者禮之經也禮記所載謂之義者訓其經之

義爾
徐積曰儀禮粗為完書然決非盡出乎聖人何以知之夫禮者出乎人情也而儀禮有曰父在母不可以為三年之服又曰嫂叔無服所以避嫌也又曰師無服此豈人情哉蓋多出於漢儒喜行其私意或用其師說或利其購金而為之耳
張淳曰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

晁公武曰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為儀禮喪服傳一卷子夏所為其説曰周禮為本儀禮為末為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凶軍賓嘉為次為末則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昏後喪祭

朱子曰今按禮經威儀劉向作經禮曲禮而中庸以禮經為禮儀鄭玄等皆曰經禮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即今儀禮冠昏吉凶其中事儀三千以其有委曲威儀故有二名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

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為經禮也而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太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喻衆而鄉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三名禮器為勝諸儒之說瓚葉為長蓋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於天下事無不該攝禮典固在其中而非專為禮設也故此志列其經傳之目但曰周官而不

曰周禮自不應指其官目以當禮篇之目又况其中或以一官兼掌衆禮或以數官通行一事亦難計其官數以充禮篇之數至於儀禮則其中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為經禮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但曲禮之篇未見於今何書為近而三百三千之數又將何以充之耳又嘗考之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於他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中霤等篇其不可見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

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儻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亡疑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内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宫室衣冠車旗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　又曰儀禮雖難讀

然却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　又曰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是解儀禮之義　又曰儀禮尚完備如他書　又曰陳振叔說儀禮云此乃是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二之類說大經處此方是禮書

陳騤曰儀禮者乃周家行禮涉於儀度委曲之書若

後世所謂儀注者是也其初蓋三千餘條秦焚書漢訪求之止得此十七篇故多亡禮云

葉適曰儀禮者士之禮通於大夫諸侯而天子無考焉所記有司之事以其所存逆其所不存當時舉一禮必有儀儀不勝紀則何止於此

陳振孫曰此乃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方是禮須自有文字

魏了翁曰儀禮一經幸存以之參考諸經尤為有功
章如愚曰大宋朝樂史謂儀禮有可疑者五漢儒傳
授曲臺雜記後馬融鄭衆始傳周官而儀禮未嘗以
教授一疑也周禮缺冬官求之千金不可得使有儀
禮全書諸儒寧不獻之朝乎班固七略劉歆九種並
不著儀禮魏晉梁陳之間是書始行二疑也聘禮篇
所記賓行饔餼之物禾米芻薪之數籩豆簠簋之實
鉶壺鼎甕之列考之周官掌客之説不同三疑也其

中一篇喪服蓋講師設問難以相解釋之辭非周公之書四疑也周官所載自王以下至公侯伯子男皆有其禮而儀禮所謂公食大夫禮及燕禮皆公與卿大夫之事不及於王其他篇所言曰主人曰賓而已似侯國之書使周公當太平之時豈不設天子之禮五疑也今攷其書猶有可疑者且吉凶賓嘉皆有其禮而軍禮獨闕焉自天子至士皆有冠禮而大夫獨無焉鄉飲酒之禮有黨正以正齒位而今獨不載焉

賓禮之别有八燕禮之等有四冠昬之篇皆冠以士大射之禮獨名曰儀朝遇之禮不錄而獨存覲禮其他禮食不載而獨有公食大夫禮以至言本末之異同是皆考究精微者焉

王應麟曰韓文公讀儀禮謂攷於今無所用愚謂天秩有禮小大由之冠昏喪祭必於是稽焉文公大儒以為無所用何也

馬廷鸞曰儀禮為書於奇辭奥旨中有精義妙道焉

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致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為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詳者矣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

敖繼公曰儀禮先儒皆以為周公所作以其書攷之

辭意簡嚴品節詳備非聖人莫能為也是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其祭祀耳而其昏禮喪禮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侯有覲禮但用於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是亦其亡逸者也

熊朋來曰儀禮是經禮記是傳儒者恒言之以冠義

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與儀禮士冠士昏鄉飲酒射燕聘之禮相為經傳也劉氏又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為二經之傳及讀儀禮則士冠禮自記冠義以後即冠禮之記矣士昏禮自記士昏禮凡行事以後即昏禮之記矣鄉飲酒自記鄉朝服謀賓介以後即鄉飲之記矣鄉射禮自記大夫與公士為賓以後即鄉射之記矣燕禮自記燕朝服於寢以後即燕禮之記矣聘禮自記久無事則聘以後即聘禮

之記矣公食大夫禮自記不宿戒以後即公食大夫之記矣覲禮自記凡俟於東廂以後即覲禮之記矣士虞禮自記虞沐浴不櫛以後即士虞禮之記矣特牲饋食禮自記特牲以後即特牲之記矣士喪禮則士處適寢以後附在既夕者即士喪禮之記矣既夕禮則自啓之昕以後即既夕之記矣漢儒稱既夕禮即士喪禮下篇故二記合為一也喪服一篇每章有子夏作傳而記公子為其母以後又別為喪服記其

記文亦有傳是子夏以前有此記矣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記其有記者十有三篇然冠禮之記有孔子曰其文與郊特牲所記冠義正同其餘諸篇惟既夕之記畧見於喪大記之首喪服之記與大傳中數相似餘記自與小戴冠昏等六義不同何二戴不以禮經所有之記文而傳之也十三篇之後各有記必出於孔子之後子夏之前蓋孔子定禮而門人記之故子夏為作喪服傳而并

其記亦作傳焉三禮之中如周禮大綱雖正其間職掌繁密恐傳之者不皆周公之舊左傳所引周公制周禮曰殊與今周禮不相似亦恨其僅似左傳之文耳大小戴所記固多格言而偽謬亦不免惟儀禮為禮經之稍完者先儒謂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僅存者後之君子有志於禮樂勿以其難讀而不加意也　又曰儀禮名為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既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乃少牢饋食禮之下

篇也　又曰聘禮篇末執圭如重入門鞠躬私覿愉愉等語未知鄉黨用聘禮語抑聘禮用鄉黨語大抵禮經多出於七十子之徒所傳按朱子鄉黨集註引晁氏曰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如此又引蘇氏曰孔氏遺書雜記曲禮必非孔子之事也見得古有儀禮之書聖門因記其語

吳澂曰儀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

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禮經殘闕之餘獨此十七篇為全書自王安石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罕傳習矣

何異孫曰儀禮一書決非秦漢間筆其制度必出於聖人若斷以為周公之作則非所敢知

宋濂曰周制聘覲燕饗饋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為儀禮之文

何喬新曰儀禮未知孰作或以為周公之作也孔子

有學禮之言禮記有讀禮之文當是時固已有簡牘之傳矣決非秦漢間筆也其法度必出於聖人若曰周公作之則非所敢知也遭秦焚書禮經廢壞其傳於世者十七篇而已冠昏相見三篇皆士禮也鄉飲鄉射二篇大夫禮也燕射聘覲公食大夫五篇諸侯禮也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四篇皆諸侯之士喪祭禮少牢饋食有司徹二篇皆諸侯之卿大夫祭禮喪服一篇則通言上下之制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

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是為今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經五十六篇於壁中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於秘府是為古文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唐初猶存諸儒不以為意遂至於亡惜哉

湛若水曰儀禮之為經也禮記之為傳也不可易矣然而今也皆亡而不全故有士冠禮而無天子諸侯

冠禮有士昏禮而無天子諸侯昏禮其於喪祭也亦然故祭則小戴郊特牲也大戴諸侯釁廟也遷廟也冠則公符也及其散見於禮記也班班焉爾皆其傳也而經則亡矣　又曰儀禮有有經而無傳者矣公食大夫也士相見也有有傳而無經者矣郊特牲也諸侯釁廟也遷廟也公符也投壺也有經中之傳者矣凡儀禮之稱曰記者也有傳中之傳者矣玉藻之有深衣也明堂之有月令也吳文正以大戴釁廟遷

廟投壺公符奔喪補經也奈何曰非也其為逸經傳也投壺之為傳也何徵曰稱魯令薛令也可知其為傳　又曰曲禮大醇而小疵儀禮極醇而無疵然而僅存其什一已耳

唐伯元曰儀禮存者為古經尚矣凡禮有經有記有義有傳記亦經也綴之經則不成章傳亦義也不曰義而曰傳遜辭也惟冠有義惟喪有傳而諸禮皆無者失之也

李黼曰儀禮亦周公之所作也凡冠昏喪祭飲射朝聘之儀法度數具焉故謂之儀禮

吳繼仕曰儀禮經多散佚如投壺奔喪世子明堂乃是經而逸於記中者

徐三重曰儀禮一書無論是否先王之舊即於今所傳者若士大夫少而誦習之長而謹守奉行之終其身恐朝夕跬步有違也如此心安得不收斂身安得不齋飭一言一動安得不循分秉禮而上臨下奉何

一人不賢良君子乎此古昔敦讓教化成就人材之軌物所以臻太平盛治者孰謂不由此道也

郝敬曰儀禮者禮之儀周衰禮亡昔賢纂輯見聞著為斯儀非必盡先聖之舊然欲觀古禮舍此末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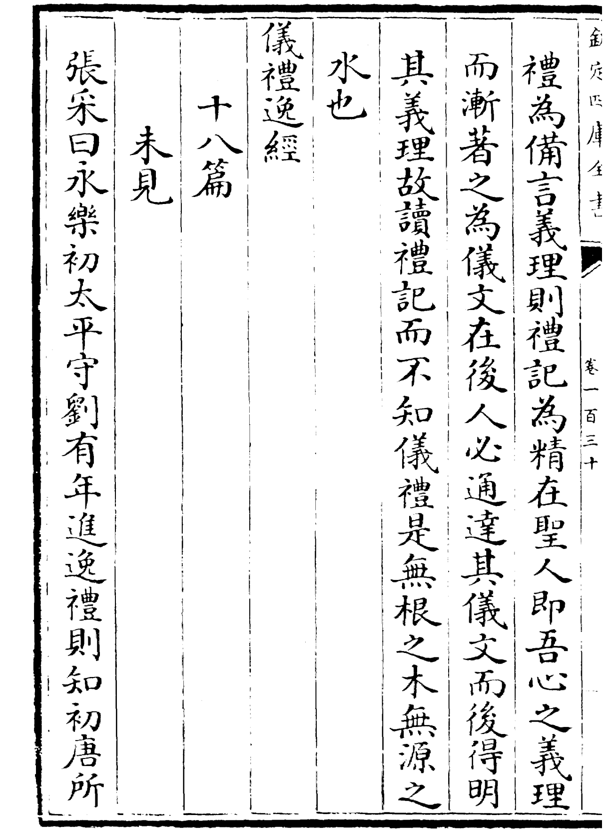
又曰十七篇不言天子諸侯禮鄭康成因冠昏喪虞禮皆稱士遂謂禮獨士存拘也士先四民禮義由士出故言禮繫之士公卿大夫皆士之仕者上而諸侯又上而天子可引而伸矣故夫特牲不言士少牢

不言大夫士用特牲而不止士也大夫用少牢而不止大夫也但舉隆殺為例耳讀禮者固執不通遂謂天子諸侯禮亡亦猶夫禮經存而樂經亡之陋說也

又曰不讀儀禮不見古人周詳縝密之思

錢敉曰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河間獻王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今所存十七篇當與古經不殊猶有三十九篇未行於世

萬斯大曰儀禮一書與禮記相為表裏考儀文則儀



禮為備言義理則禮記為精在聖人即吾心之義理而漸著之為儀文在後人必通達其儀文而後得明其義理故讀禮記而不知儀禮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也

儀禮逸經

十八篇

未見

張釆曰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初唐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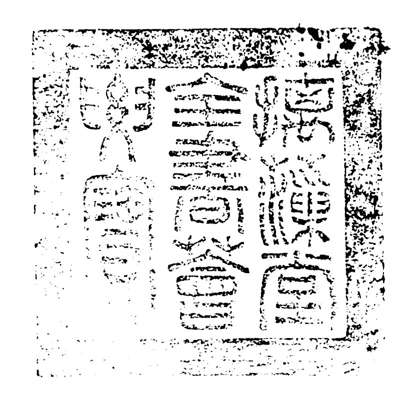
亡之書國初猶有表獻者

黄虞稷曰明洪武中御史沅州劉有年以辭秩養母忤旨罰輸站役通州於州舊家得其書獻之朝命付史館有年建文中起知太平府成祖靖難不行迎駕謫戍雲南後官交阯按察司僉事卒

按明一統志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為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楊用修訝有年何從得之又怪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

表章傳布之請且求之内閣不見其書吾意有年所進即草廬吳氏本爾逸經八篇傳十篇適合其數當時内閣諸老知其為草廬書是以館閣書目止載草廬本無有年姓名也此無足致疑者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曹錫璜

謄録監生臣張裕孚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三十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臣沈初詳校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一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儀禮二

鄭氏玄儀禮注

隋志十七卷

存

晉書元帝踐阼周官禮記鄭氏置博士荀崧上疏曰

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於禮特明皆有證據宜置鄭儀禮博士一人

阮孝緒曰古經出魯淹中其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有六十六篇無敢傳者後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鄭玄注儀禮是也餘篇皆亡

隋經籍志古經十七篇惟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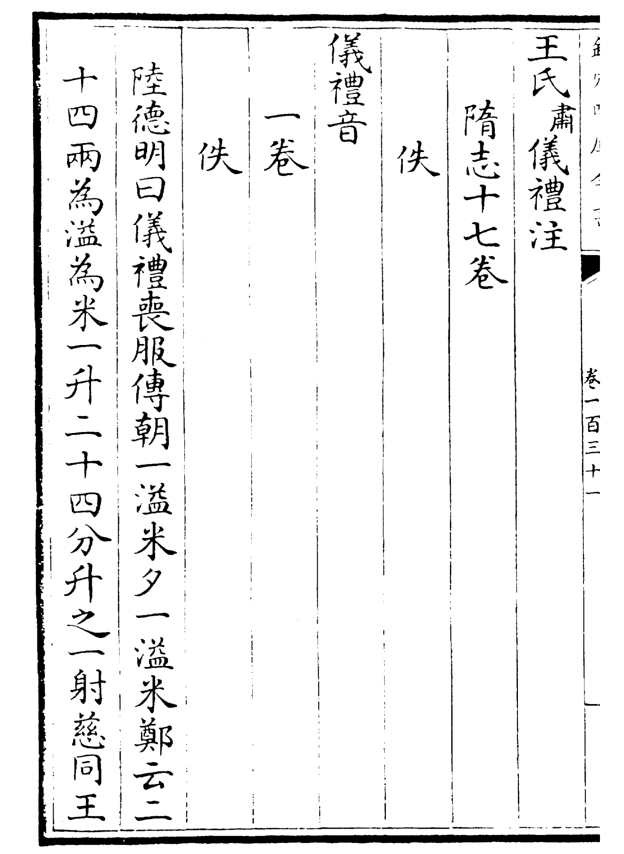
晁公武曰儀禮十七篇鄭氏注西漢諸儒得古文禮

凡五十六篇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為儀禮喪服傳一卷子夏所為其說曰周禮為本聖人體之儀禮為末聖人履之為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凶軍賓嘉為次為末則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昏後喪祭

儀禮音

七録二卷 釋文序録一卷

佚



王氏肅儀禮注

隋志十七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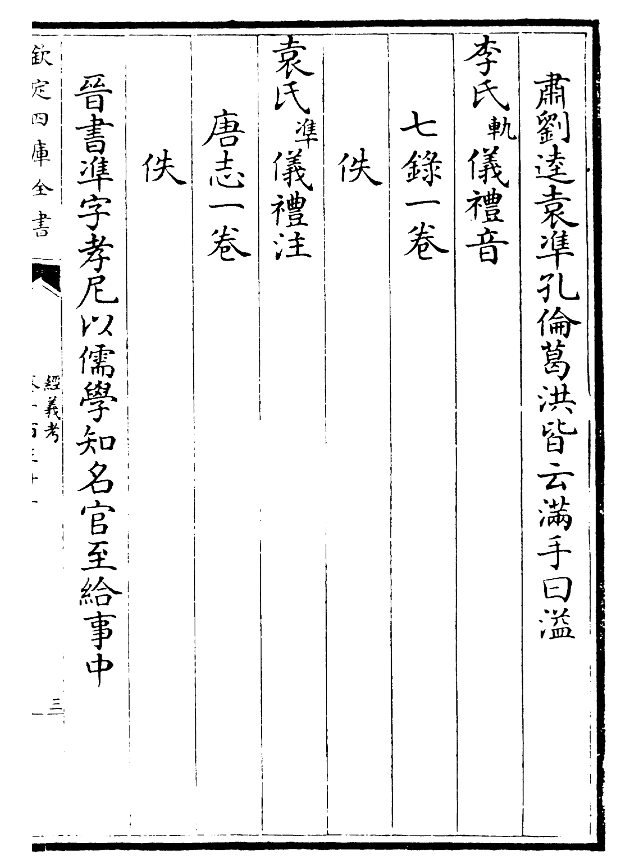
佚

儀禮音

一卷

佚

陸德明曰儀禮喪服傳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鄭云二十四兩為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射慈同王



肅劉逵袁準孔倫葛洪皆云滿手曰溢

李氏軌儀禮音

七錄一卷

佚

袁氏準儀禮注

唐志一卷

佚

晉書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官至給事中

王應麟曰唐藝文志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之注杜預賀循王逡之崔游蔡謨趙成沈文阿諸家之禮服皆儀禮之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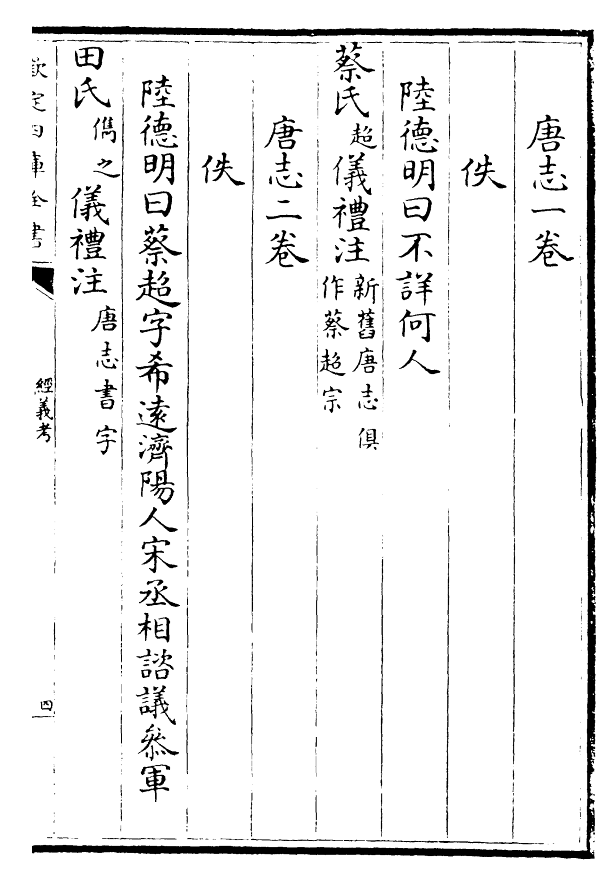
孔氏倫儀禮注

唐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倫字敬序會稽人東晉廬陵太守

陳氏銓儀禮注



唐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不詳何人

蔡氏超儀禮注 新舊唐志俱作蔡超宗

唐志二卷

佚

陸德明曰蔡超字希遠濟陽人宋丞相諮議叅軍

田氏僴之儀禮注 唐志書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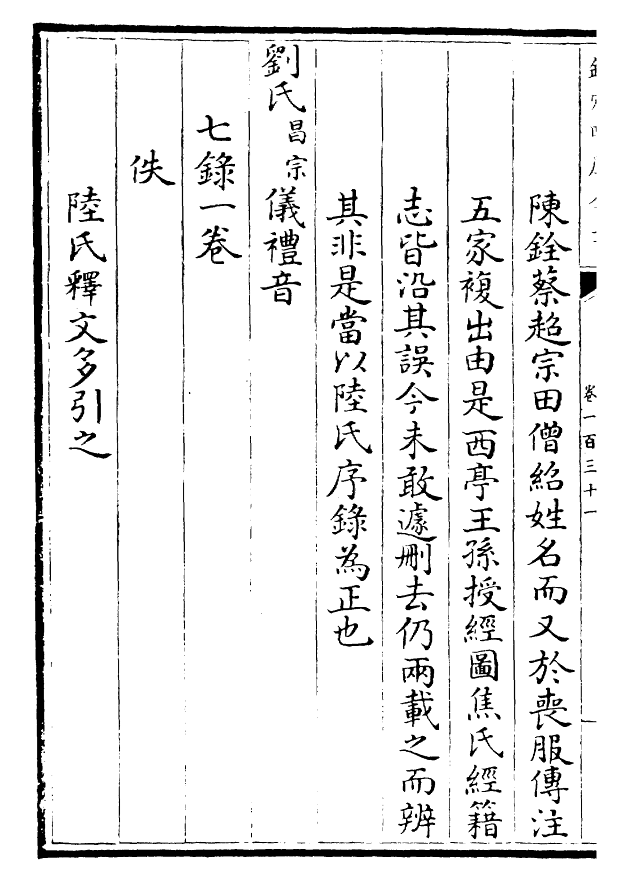
唐志二卷

佚

陸德明曰田儁之字僧紹馮翊人齊東平太守

按陸氏釋文序錄載注解傳述人於儀禮有鄭康成注此外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儁之劉道拔周續之凡十家云自馬融以下並注喪服考隋經籍志十家之中惟載王肅儀禮注十七卷其餘未嘗有

全書注也舊唐書經籍志於馬融喪服紀下云又一卷鄭玄注又一卷袁準注又一卷陳銓注又二卷蔡超宗注又二卷田僧紹注亦未載諸家有全書注至新唐書藝文志始載袁準注儀禮一卷孔倫注一卷陳銓注一卷蔡超宗注二卷田僧紹注二卷並不著其注喪服則誤以喪服注為儀禮全書注也下至鄭氏通志畧既於儀禮全書注載袁準孔倫



陳銓蔡超宗田僧紹姓名而又於喪服傳注五家複出由是西亭王孫授經圖焦氏經籍志皆沿其誤今未敢遽刪去仍兩載之而辨其非是當以陸氏序錄為正也

劉氏昌宗儀禮音

七錄一卷

佚

陸氏釋文多引之

沈氏重儀禮義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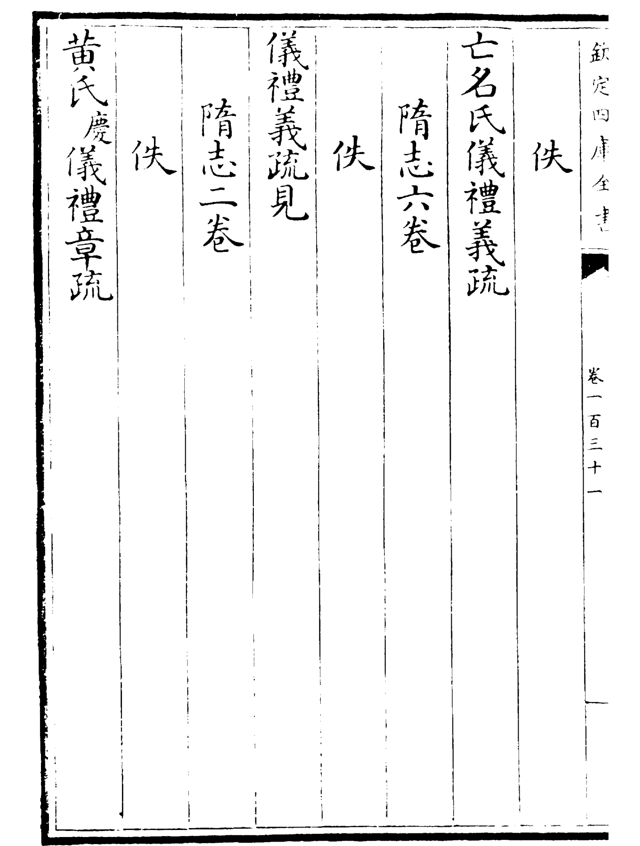
三十五卷

佚

按沈氏儀禮義疏隋唐經籍志俱無之新唐書藝文志有周禮禮記義疏各四十卷而無儀禮惟北史載之

張氏冲儀禮傳

八十卷



佚

亡名氏儀禮義疏

隋志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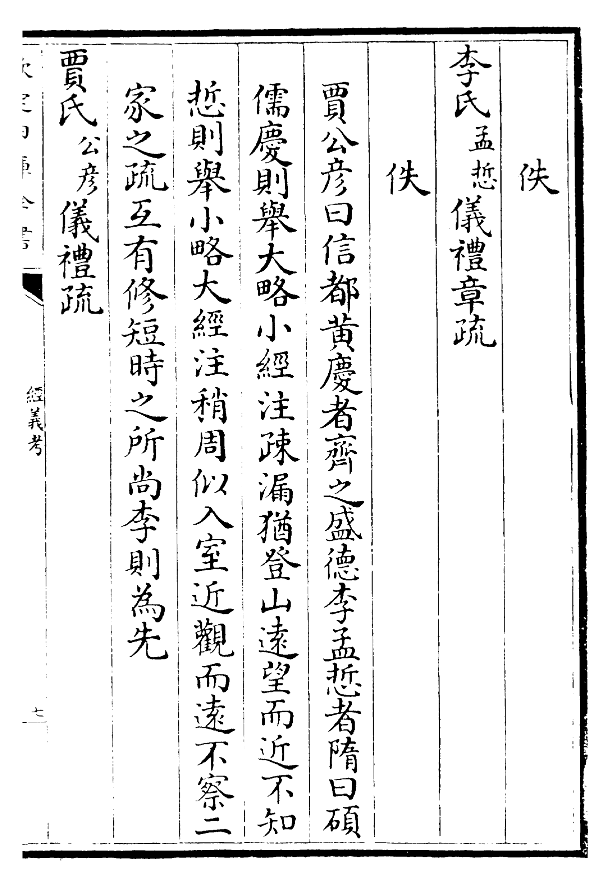
佚

儀禮義疏見

隋志二卷

佚

黄氏慶儀禮章疏



佚

李氏孟悊儀禮章疏

佚

賈公彦曰信都黄慶者齊之盛德李孟悊者隋曰碩儒慶則舉大略小經注疎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悊則舉小略大經注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二家之疏互有修短時之所尚李則為先

賈氏公彦儀禮疏

唐志五十卷 玉海云舊史四十卷今本亦作五十卷

存

公彦自序曰竊聞道本冲虚非言無以表其疏言有

微妙非釋無能悟其理是知聖人言曲事資注釋而

成至於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為二部並

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為末儀禮為本本則難

明末便易曉是以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

鄭而已其為章疏有黄慶李孟悊二家之疏互有脩

短按士冠三加有緇布冠皮弁爵弁既冠又著玄冠見於君有此四種之冠故記人下陳緇布冠委貌周弁以釋經之四種經之與記都無天子冠法而李云委貌與弁皆天子始冠之冠李之謬也喪服一篇凶禮之要是以南北兩家章疏甚多時之所以皆資黄氏按鄭注喪服引禮記檀弓云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為制此服焉則經之所作表心明矣而黄氏妄云衰以表心經以表首以黄氏公違鄭注

黄之謬也黄李之訓略言其一餘足見矣今以先儒失路後宜易塗故悉鄙情聊裁此疏未敢專欲以諸家為本擇善而從兼增巳義仍取四門助教李玄植詳論可否僉謀巳定庶可施矣凾丈之儒青衿之俊幸以去瑕取玖得無譏焉

晁公武曰齊黄慶隋李孟悊各有疏義公彦删二疏為此書國朝嘗詔邢昺是正之

朱子曰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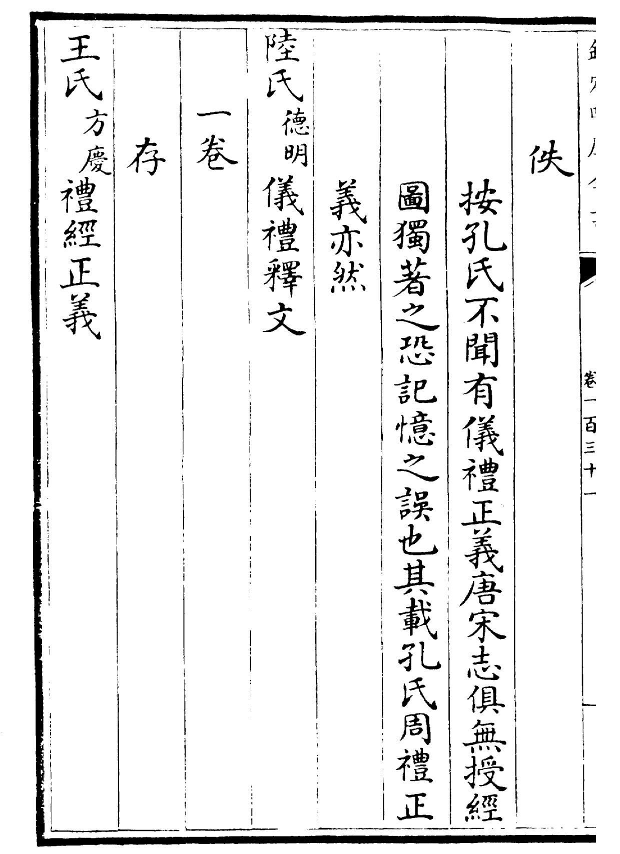
衛湜曰公彥同李元植編儀禮疏儀禮自鄭注之後
僅有黄慶李孟悊二家疏義公彥等裁定為五十卷
馬廷鸞序曰余生五十八年未嘗讀儀禮之書一日
從敗簏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帙正經注語皆
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蓋古有明經學究專科如儀
禮經注學者童而習之不待屑屑然登載本文而已
熟其誦數矣王介甫新經既出士不讀書如余之於
儀禮者皆是也然不敢付之茫昧幽冥將尋訪本書

傳抄庶幾創通大義然余老矣懼其費日力而卒無所補也長兒跋曰家有監本儀禮經注可取而附益之以便觀覽意欣然命之整緝釐為九帙手自點校并取朱氏禮書與其門人高弟黄氏楊氏諸家續補之編分章析條題要其上遂為完書捐而歎曰茲所謂儀禮者與韓昌黎之言豈欺我哉其為書也於奇辭奥旨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

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為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小子識之

孔氏穎達儀禮正義

五十卷



佚

按孔氏不聞有儀禮正義唐宋志俱無授經圖獨著之恐記憶之誤也其載孔氏周禮正義亦然

陸氏德明儀禮釋文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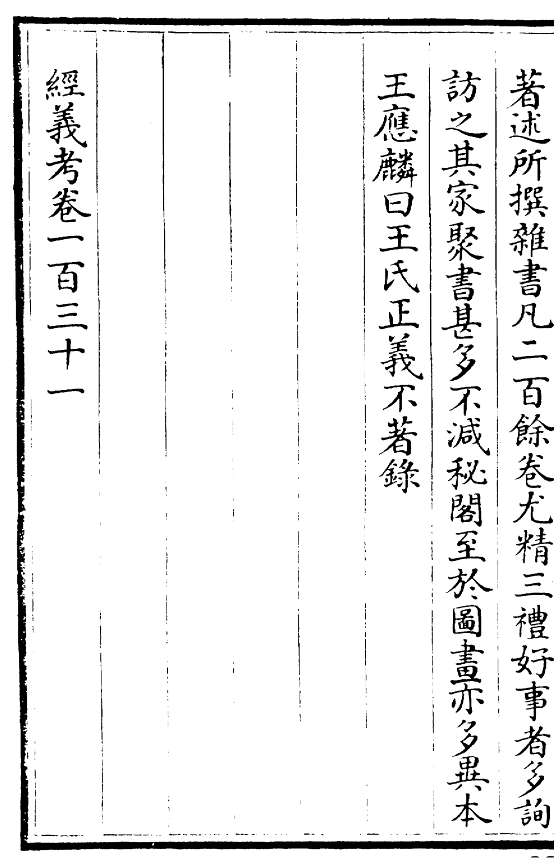
存

王氏方慶禮經正義

新唐志十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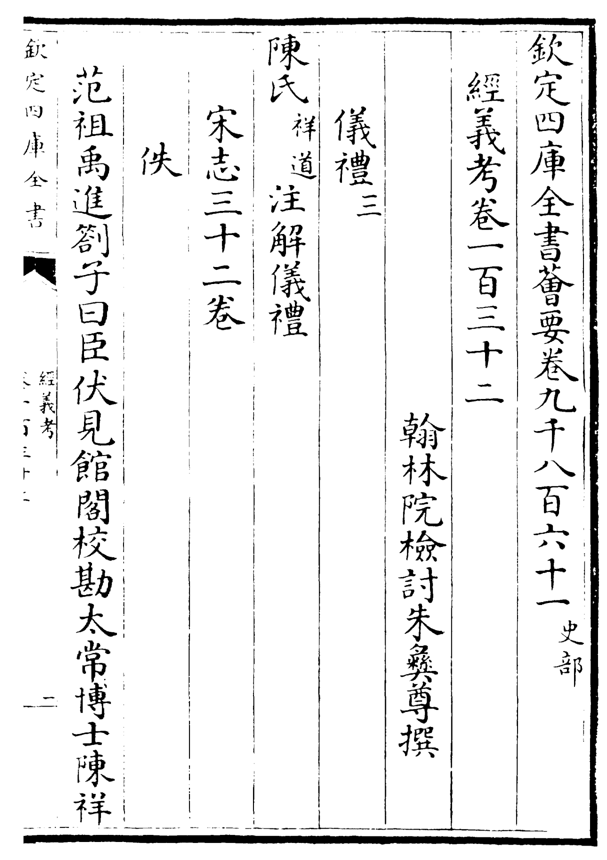
舊唐書王方慶雍州咸陽人起家越王府參軍累遷太僕少卿拜廣州都督證聖元年召拜洛州長史尋加銀青光祿大夫封石泉縣男改琅琊縣男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轉鳳閣侍郎依舊知政事改封石泉子授太子左庶子進石泉公卒贈兖州都督謚曰貞中宗即位追贈吏部尚書方慶博學好



著述所撰雜書凡二百餘卷尤精三禮好事者多詢訪之其家聚書甚多不減秘閣至於圖畫亦多異本

王應麟曰王氏正義不著錄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一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二

翰林院檢討朱彛尊撰

儀禮三

陳氏祥道注解儀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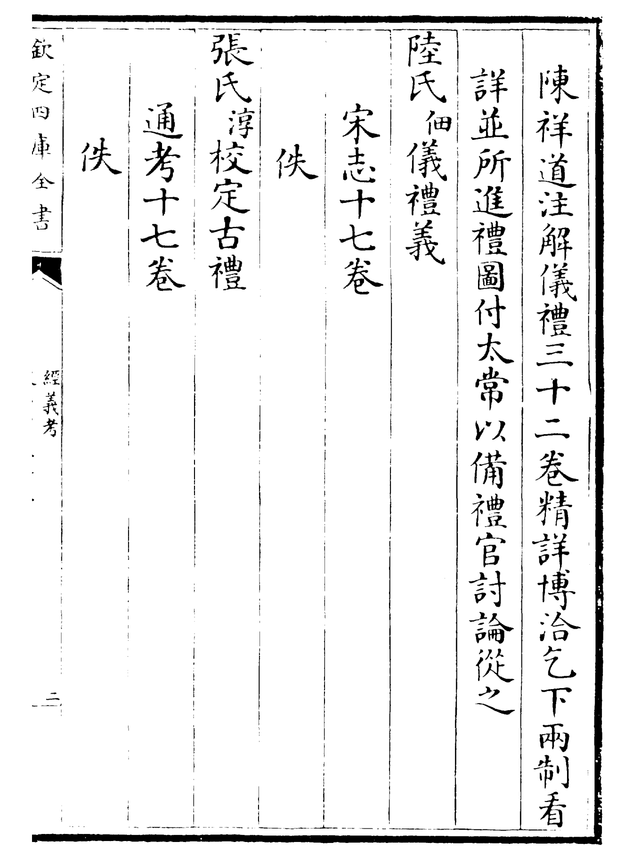
宋志三十二卷

佚

范祖禹進劄子曰臣伏見館閣校勘太常博士陳祥

道注解儀禮為三十二卷精詳博洽非諸儒所及臣竊以儀禮為書其文難讀其義難知自古以来學者罕能潛心故為之傳注者至少祥道深於禮學凡二十年乃成此書先王法度如指諸掌昨進禮圖一百五十卷已蒙皇上藏之秘閣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取祥道新注儀禮奉御下兩制看詳并前所進禮圖並付太常以備禮官討論必有補於制作取進止

玉海元祐八年正月侍讀學士范祖禹言太常博士



陳祥道注解儀禮三十二卷精詳博洽乞下兩制看詳並所進禮圖付太常以備禮官討論從之

陸氏佃儀禮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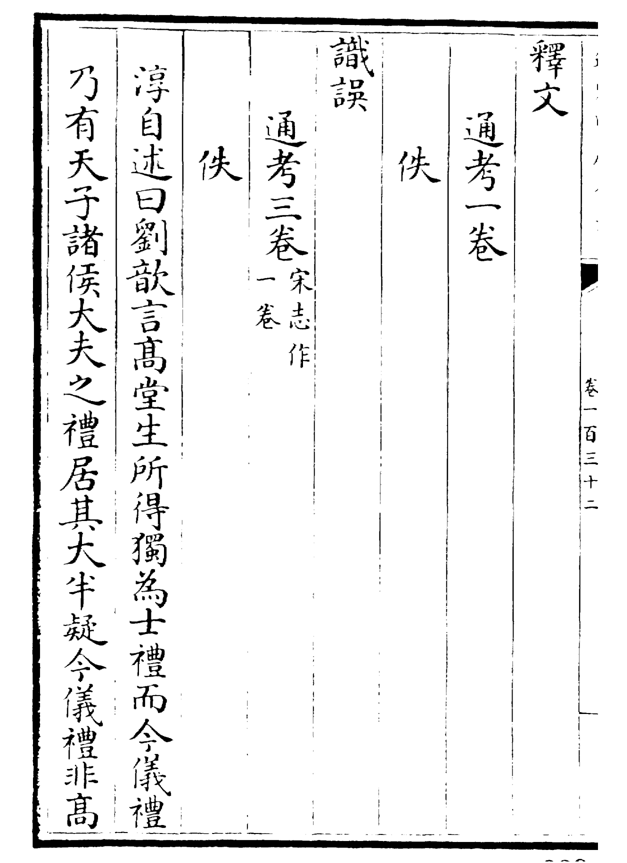
宋志十七卷

佚

張氏淳校定古禮

通考十七卷

佚


釋文
通考一卷
佚
識誤
通考三卷宋志作一卷
佚
淳自述曰劉歆言高堂生所得獨為士禮而今儀禮
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

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

陳振孫曰古禮永嘉張淳忠甫所校乾道中太守章貢曾逮仲躬刻之首有目錄一卷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巾箱本杭細本嚴本校定識其誤而為之序謂高堂生所傳士禮爾今此書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禮決非高堂生所傳其篇數偶同自陸德明賈公彦皆云然不知何所據也

朱子曰張忠甫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

同爾此則不深考於劉歆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畧舉首篇以明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葢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　又曰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踈略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為一書以識其誤號為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　又曰張忠甫所校儀禮甚子細然却於目錄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但

此本較他本為最勝

李氏如圭集釋古禮十七卷

釋宫一卷

綱目一卷

俱未見

陳振孫曰廬陵李如圭寶之撰紹興癸丑進士嘗為福建撫幹釋宫者經所載堂室門庭今人所不曉者一一釋之

中興藝文志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習或不知有是書乾道間有張淳始訂其訛為儀禮識誤淳熙中李如圭為集釋出入經傳又為綱目以别章句之指為釋宫以論宫室之制朱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蓋習於禮者

魏了翁曰李氏儀禮集釋功夫緻密附以古音至不

易得第一惟鄭賈之言是信有不可盡從者

張萱曰宋淳熙間李寶之如圭取鄭氏注而釋之首一卷為儀禮綱目以分别章句之指次集釋十七卷皆發明前人未備末一卷為釋宮考論宮室之制凡一十九卷

周氏燔儀禮詳解

宋志十七卷

未見

朱子熹儀禮經傳通解

宋志二十三卷

存

朱子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蓋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說附益於其間今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

附禮記於其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之類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以類相從前賢嘗謂儀禮難讀以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為一書故讀者不能遽曉今訂此本盡去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

又乞修三禮劄子曰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来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

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熈寧以来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絶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

為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説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説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閲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鐘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别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數人踏逐

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資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設别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

子在跋曰右先君所著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今刋於南康道院

其曰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葢先君晚歲之所親定是為絶筆之書次第具見於目錄惟書數一篇缺而未補而大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諸侯相朝禮八篇則猶未脫槀也其曰集傳集注者此書之舊名也凡十四卷為王朝禮而卜筮篇亦缺餘則先君所草定而未暇删改者也今皆不敢有所增益悉從其槀至於喪祭二禮則甞以規模次第屬之門人黄榦俾之類次他日書成亦當相從於此庶幾此書始末

具備顧念先君早嵗即嘗有志於是書比在經筵嘗具奏欲請於朝乞招致生徒置局編次而不果上然其著述之旨意具存此篇今謹繕錄如右讀者當有以識其心之所存矣禮缺樂壞千有餘年今幸討論粗見端緒而天不假之年使不克究其大全而所就者止此嗚呼已矣其可為千古之恨也夫嘉定丁丑

八月

中興藝文志熹書為家禮三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

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儀禮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熹晚歲所親定惟書數一篇闕而未補

李方子曰先生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書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

祝穆曰文公所編儀禮上篇士冠禮附冠義士昏禮附昏義

附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飲酒義附鄉射禮射義附燕禮燕義附大射禮聘禮聘義附公食大夫禮覲禮下篇喪服喪服附小記大傳服問間傳附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喪大記奔喪問喪曾子問檀弓附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次以禮記曲禮內則玉藻少儀投壺深衣為一類王制月令祭法三篇為一類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樂記七篇為一類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儒行六篇為一類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五篇為一

類以問呂伯恭後更詳定

陳振孫曰通解以古十七篇為主而取大小戴及他書傳所載繫於禮者附入之二十三卷已成書闕書數一篇其十四卷草定未删改曰集傳集注云者蓋此書初名也其子在刻之南康一切仍其舊

王應麟曰文公以儀禮為經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附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為經傳通解二十三卷喪祭二禮屬之門人黃榦類次

馬廷鸞曰愚按記不隨經注疏各為一書讀者不能遽曉此猶古易之彖象文言繫辭各自為書鄭康成所以欲省學者兩讀而為今易也文公於禮書之離者合之於易書之合者離之是亦學者所當知也

熊禾刋通解疏序曰竊見儀禮為六經之一乃周公所作孔子所定元有三百三千之目至漢僅存一十七篇大小戴記不過如春秋之左氏公穀乃其傳耳自王安石廢罷儀禮但以小戴設科與五經並行自

是學者更不知有禮經矣文公晚年始為經傳通解一書自家鄉以至邦國王朝凡禮之大綱細目靡不具載歷門人勉齋黄氏信齋楊氏三世始克成書舊有刋本兵燼之後板帙散亡兼初本所纂注疏語頗傷繁後信齋楊氏為之圖解又復過畧而文公初志欲將通典及諸史志會要等書與夫開元開寶政和禮斟酌損益以為百王不易之大法而志則未遂今得考亭諸名儒叅校訂定墨本擬就書坊板行以便

流布仍於所補儀禮各卷篇目之下叅以歷代沿革之制及關洛以来諸儒折衷之説酌古準今損文就質輯為儀禮外傳以附其後庶可繼先儒未畢之志其於風教亦非小補

吳師道曰以三禮論則周官為綱儀禮乃本經而禮記諸篇則其疏義三者固有本末之相須而不可闕是以子朱子慨然定為儀禮經傳通解集注之書未完者門人又足成之可謂禮書之大全千古之盛典

也

曾棨曰朱子挈儀禮正經以提其綱輯周禮禮記諸經有及於禮者以補其闕釐爲家鄉邦國王朝之目自天子至於庶人之禮謂之儀禮經傳通解然亦未及精詳

王鏊曰今經惟禮最繁亂惜不一經朱子緒正朱子嘗欲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經傳相從誠千古之特見也若士冠禮則附以冠義士昏禮附以昏義士相

見禮附以士相見義鄉飲酒禮附以鄉飲酒義鄉射禮附以鄉射義燕禮附以燕義大射禮附以大射義聘禮附以聘義公食大夫禮附以公食大夫義覲禮附以朝事如草廬所附亦得矣然其餘有不可附者亦無如之何姑循其舊而釋之庶不失古之義朱子晚年注儀禮經傳始家禮次鄉禮次學禮次邦國禮次王朝禮秩然有序可舉而行然其間雜引大戴禮春秋内外傳新序列女傳賈誼新書孔叢子之流襍

合以成之乃自為一書非以釋經也至勉齋續喪祭二禮草廬纂言割裂經文某亦未敢從也

劉瑞序曰子朱子嘗欲請於朝修三禮剳不果上晚乃著儀禮經傳通解始家禮次鄉禮次學禮次邦國禮而王朝禮終焉凡四十七卷視初論少異葢自成一家言矣書未就先生告終喪祭二禮則成於勉齋黄氏其規模次第授於先生者也為卷凡二十有七書刻於南京國子監卷帙浩繁點畫漫漶士大夫非

惟不之讀識其名者或寡矣瑞竊嘆曰斯禮也制作之宜古今之變略備矣後聖有作將取而折衷焉今與其棄也無寧先識大義而後講貫其精奥乎乃命教授陳垐等督諸生手錄經傳讐校付刻俾天下後世志於禮者有考焉

按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一曰家禮士冠禮第一冠義第二士昏禮第三昏義第四内則第五内治第六五宗第七親屬第八内治者言

人君内治之法　五宗者言宗子之法以治族人親屬者即爾雅之釋親篇白虎通義所謂親屬記也古無此三篇名葢創為之二曰鄉禮士相見禮第九士相見義第十投壺第十一鄉飲酒禮第十二鄉飲酒義第十三鄉射禮第十四鄉射義第十五三曰學禮學制第十六學義第十七弟子職第十八少儀第十九曲禮第二十臣禮第二十一鐘律第二十

二鍾律義第二十三詩樂第二十四禮樂義
第二十五書數第二十六學記第二十七大
學第二十八中庸第二十九保傅傅第三十
踐阼第三十一五學第三十二内學制學義
臣禮鍾律鍾律義詩樂禮樂義書數保傅傳
皆創名之弟子職則取諸管子也四曰邦國
禮燕禮第三十三燕義第三十四大射禮第
三十五大射義第三十六聘禮第三十七聘

義第三十八公食大夫禮第三十九公食大夫義第四十諸侯相朝禮第四十一諸侯相朝義第四十二皆沿古篇名惟末二篇創為之其王朝禮則别為集傳覲禮一朝事義二歷數三卜筮四夏小正五月令六樂制七樂記八王制自甲至癸凡十篇

儀禮釋宫

一篇

存

黄氏榦續儀禮經傳通解

宋志二十九卷

存

楊復序曰昔文公朱先生既修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祭二禮屬勉齋黄先生編之先生伏膺遺訓取向来喪禮槀本精專修改書成凡十有五卷復伏讀曰大哉書乎秦漢而下未有也近世以来儒生誦習知

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士大夫好古者知有唐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今因篇目之僅存者為之分章句附傳記使條理明白而易考後之言禮者有所據依不至於棄經而任傳遺本而宗末王侯大夫之禮闕於綱常者為尤重儀禮既闕其書後世以来處此大變者咸幽冥而莫知其源取具臨時沿襲鄙陋不經特甚可為感慨今因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禮禮記諸書以補其闕而王侯大夫之禮莫不粲然

可攷於是喪禮之本末經緯莫不悉備既而又念喪禮條目散濶欲撰儀禮喪服圖式一卷以提其要而附古今沿革於其後草具甫就而先生沒矣嗚呼此千載之遺恨也先生所修祭禮本經則特牲少牢有司徹大戴禮則釁廟所補者則自天神地祇百神宗廟以至因事而祭者如建國遷都廵狩師田行役祈禳及祭服祭器事序始終其綱目尤為詳備先生嘗為復言祭禮用力甚久規模已定每取其書繙閱而

推明之間一二條方欲加意修定而未遂也嗚呼禮莫重於喪祭文公以二書屬之先生其責任至不輕也先生於二書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諸儒異同之論揺擊後世蠧壞人心之邪説以示天下後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遠也而喪服圖式祭禮遺槀尚有未及訂定之遺恨後之君子有能繼先生之志者出而成之是先生之所望也抑復又聞之先生曰始余創二禮粗就奉而質之先師喜謂余曰君所

立喪祭禮規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規模更定之嗚呼是又文公拳拳之意先生欲任斯責而卒不果也豈不痛哉同門之士以復預聞次輯之畧不可無言也復因敬識其始末以告來者喪禮一十五卷前已繕寫喪服圖式今别為一卷附於正帙之外以俟君子亦先生平日之志云

又曰嘉定己卯喪禮始克成編以次將修祭禮即以其書槀本授曰子其讀之蓋欲通知此書本末有

助纂輯也受書而退啓緘伏讀皆古今天下大典禮其關繫甚重其條目甚詳其經傳異同注疏牴牾上下數千百載間是非淆亂紛錯甚衆自此朝披夕閲不敢釋卷時在勉齋左右隨事咨問抄識以待先生筆削不幸先生即世遂成千古之遺憾日邁月征今十餘年南康學宫舊有家鄉邦國王朝禮及張侯虙續刊喪禮又取祭禮稾本並刊而存之以待後之學者故四方朋友皆有祭禮稾本未有取其書而修定

之者顧何人敢任其責伏自惟念齒髪侵衰曩日幸有所聞不可不及時傳述竊不自揆遂據槀本叅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書凡十四卷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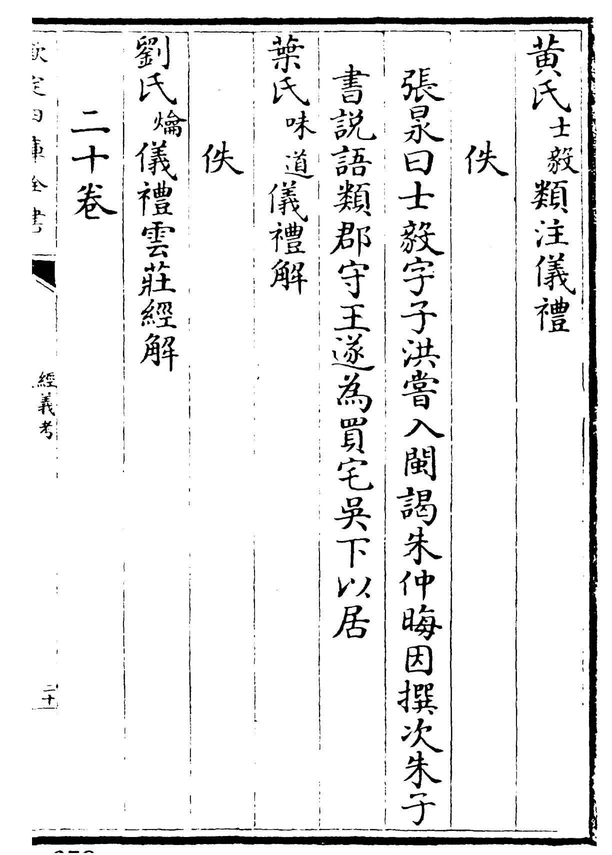
張處序曰南康舊刻朱文公儀禮經傳與集傳集注而喪祭二禮俄空焉蓋以屬門人黄勉齋俾之類次而未成也處來南康勉齋已下世深恨文公之志不終士友間有言勉齋固嘗脱槀今在南劍陳使君處索之可也南劍知之果以其書來至是鋟木一年而

畢是雖喪祭兩門而卷帙多前書三之一點勘之功
鄉貢進士楊復爲多助以王鎮圭童居欽黄嵩三君
披閲精强錯簡脱字往往無之處分符星渚乃文公
遺愛之地高山仰止惓惓予懷茲又得全其所欲述
之書豈非幸歟第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刑諷味遺
言不如親承音旨誠有如古人之論撫卷爲之三嘆
也

陳振孫曰外府丞長樂黄榦直卿撰榦晦庵之壻號

勉齋始晦庵著禮書喪祭二禮未及論次以屬榦續成之

趙希弁曰儀禮經傳通解續纂祭禮十四卷右朱文公編集而喪祭二禮未就屬之勉齋先生勉齋既成喪禮而祭禮未就又屬之楊信齋信齋據二先生稾本祭以舊聞定為十四卷為門八十一鄭逢辰為江西倉進其本於朝信齋福州人名復字茂才書既奏贈文林郎


黄氏士毅類注儀禮

佚

張彔曰士毅字子洪甞入閩謁朱仲晦因撰次朱子書説語類郡守王遂為買宅吳下以居

葉氏味道儀禮解

佚

劉氏爚儀禮雲莊經解

二十卷

佚

楊氏復儀禮圖

十七卷 焦氏經籍志作三十四卷非

存

復自序曰學者多苦儀禮難讀雖韓昌黎亦云何為其難也聖人之文化工也化工所生人物品彙至易至簡神化天成極天下之至巧莫能為焉聖人寫胸中制作之妙盡天理節文之詳經緯彌綸混成全體

竭天下之心思莫能至焉是故其義密其辭嚴驟讀其書者如登太華臨滄溟望其峻深既前且却此所以苦其難也雖然莫難明於易可以象而求莫難讀於儀禮可以圖而見圖亦象也復曩從先師朱文公讀儀禮求其辭而不可得則擬為圖以象之圖成而義顯凡位之先後秩序物之輕重權衡禮之恭遜文明仁之忠厚懇至義之時措從宜智之文理密察精粗本末昭然可見夫周公制作之僅存者文物彬彬

如此之盛而其最大者如朝宗會遇大享大旅享帝之類皆亡逸而無傳重可歎也嚴陵趙彦肅嘗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諸先師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幷考之乃為佳爾蓋儀禮原未有圖故先師欲與學者考訂以成之也復今所圖者則髙堂生十七篇之書也釐為家鄉邦國王朝喪祭禮則因先師經傳通解之義例也附儀禮旁通圖於其後則制度名物之總要也區區用心雖未敢謂無遺悮庶幾

其或有以得先師之心焉

曾棨曰黄榦通解續晚年祭禮尚未脱稾又以授之楊復復研精覃思蒐經摭傳積十餘年以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為經冠之祭禮之首輯周禮禮記諸書分為經傳以補其闕綜之以通禮首之以天神次之以地祇次之以宗廟次之以百神次之以因祭次之以祭物次之以祭統有變禮有殺禮有失禮並見之篇終郊祀明堂廟制皆折衷論定以類相從各歸條貫

使畔散不屬者悉入於倫理疵雜不經者咸歸於至當而始得為全書又因朱子之意取儀禮十七篇悉為之圖制度名物粲然畢備以圖考書如指諸掌西山真德秀稱為千古不刋之典焉

吕柟序曰儀禮本周公所作其篇目甚多遭秦焚書漢高堂生止傳其十七篇與淹中經同后蒼能明之然多士庶人卿大夫諸侯之禮宋朱文公欲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其徒楊復遂圖解儀禮存其編於十

三經注疏中柟卒業太學時嘗約所友五七人率其子弟習行於寶邛寺今三十餘年心之未能忘也近蒙聖恩誤授今官圖報靡稱伏覩聖皇以禮樂為治而太學尤禮樂所先之地用是仰承德意旁求儀禮圖本偕其寮童公思與在監習禮公侯伯及諸士子演行使知揖讓進退之節以沐聖上菁莪棫樸之教而效雍熈太和之化也第此書稀少止訪獲一二善本乃命監生王世康輩手抄其圖月數日肄業焉尋

將具題請勅工部刊印而未遽行也有監生盧堯文魏學詩汪尚庭錢寅佘誨者稟求儀禮圖本以覲爾乃奮然興身心自書寫校正且捐資刊刻成書送覲以問序焉柟嘆曰美哉此五士也昔姚樞居於輝之蘇門病一方學者之無書乃自板小學諸經嘉惠輝士於是許衡亦自河内就書於輝厥後元之數儒敦尚經義尊崇古道說者多歸功於樞焉聖明在上家詩書而戶程朱夫豈前元可比然而五士者之所刻

則固太學諸生之一助也於是諸太學生皆髙五士之志行而五士之名不特如樞顯達後而始著矣此固可徵聖世人才之盛而諸士子於此書尤當行之而必著習之而必察也嘉靖十五年丙申夏六月

童承叙跋曰儀禮有諸儒傳記鄭康成注賈公彦疏朱文公又合經傳為通解皆彰彰較著矣公門人楊復又各為之圖俱可蹈廸匪直易讀也或曰高堂生所傳特士禮爾餘多散佚又曰古禮於今無所用之

雖昌黎亦云然夫禮也者理也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因者其本也損益者其末也協諸義而協則先王所未有者可以義起矣故后蒼有推而致於天子之說然今觀之冠昏相見士禮也鄉飲鄉射大夫禮也燕射覲聘公食大夫諸侯禮也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諸侯士禮也少牢饋食有司徹諸侯卿大夫禮也喪服則通於上下顧獨曰士

禮何哉夫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雖夏商之際不能無文焉至周而備爾孔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蓋思本也然文之蠹也久矣其在今宜無所於用至其本固未泯也是故因其文而遡之可知也因其本而拓之可行也不猶逾於并其文而亡之乎嘉靖己未敘奉命來攝太學得從司成呂公後公取儀禮命諸生肄習之月再一試蓋從者如堵牆焉於是耳聆鐘鼓鏗鏘之音目覩綴兆俯仰之

容洋洋乎辟雍庠序之教也諸生盧堯文汪尚庭魏
學詩錢寅佘誨等復取楊氏圖校而梓之凡為篇十
有七為圖二百有五為旁通圖三十有五周公遺文
庶幾不墜於地矣故按圖以考文其制精矣據文以
釋義其旨奥矣推義以適治其道博矣使斯禮之大
行也鳳鳥之至不可期乎然敘聞河間獻王得孔壁
古禮五十六篇後亡三十九篇存者今數耳元吳澄
取二戴記及鄭注纂逸禮八篇又取戴義為十傳澄

自謂得三十九篇之四元至正間司業李俊民嘗刻大學而板今亡矣又聞永樂間沅州劉有年守太平進儀禮十八篇豈即是耶澄於儀禮誠有功然亦殘經之十一爾聖遠言湮可勝嘆哉

桂蕚曰儀禮經朱子考證已定楊復圖尤為明便其文雖屬難讀然因圖以指經因經以求義斯了然矣

儀禮旁通圖

一卷

存

陳普序曰大淵獻之歲眧武謝子祥刋儀禮本經十七篇及信齋楊氏圖成煃然孔壁淹中之出世也使此書得數千本落六合間鳳鳥至有期矣使河間獻王後劉歆前有能為子祥所為則三十九篇可以至今不亡矣嗚呼此人之所以成位於兩間者何獨昌於虞夏商周而深愛於秦漢以来十七篇賴髙堂生鄭注賈疏千有餘年緜緜如絲而荆舒王氏加踐迹

之舉子不習書肆不陳晦翁勉齋信齋師弟子扶持
力倍於高堂鄭賈心與周孔顔孟同其勞亦僅不滅
而已萬家乃不見一本殘經白鹿章貢桂林所刋晦
翁勉齋信齋之書千里求之或者有半生望之不得
見今後復數十年又當若何子祥之書捄焚拯溺之
功景星慶雲之瑞也是經雖微士冠昏喪祭鄉相見
大夫祭幸皆無恙天子諸侯亦幸存一二故晦翁通
解勉齋喪禮信齋祭禮得以為依據如累九層之臺

以下為基如不見足而為屨之不中者如執柯以伐柯柯在彼而則在手也三十九篇駸駸乎不亡矣然則十七篇之存固亦有天意㢘之者有餘罪與之者誠莫大之功也三百之數不可考以圖槩之三十九篇疑可得三千在三百中亦可舉其旁通圖名物制度尤明盡合十七篇圖而熟之既無昌黎難讀之患而古人太平之具一朝而在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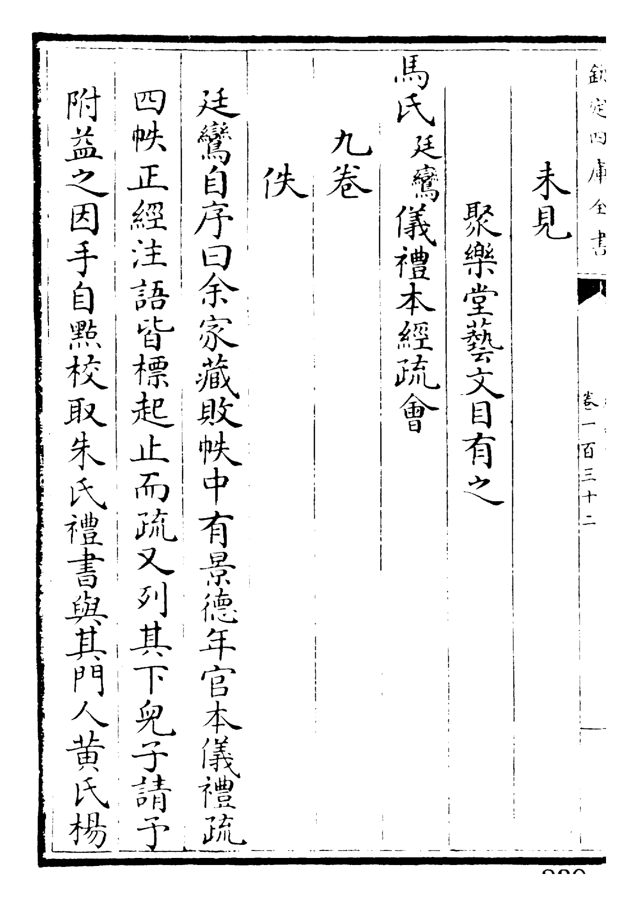
十四卷

存

張萱曰宋淳祐間信齋楊復著朱晦庵編集儀禮經傳通解獨喪祭二禮未完以屬黄勉齋幹續成之勉齋即世祭禮猶未就於是信齋據二公草本參以舊聞精加修定凡十四卷八十一門

魏氏了翁儀禮要義

宋志五十卷



未見

聚樂堂藝文目有之

馬氏廷鸞儀禮本經疏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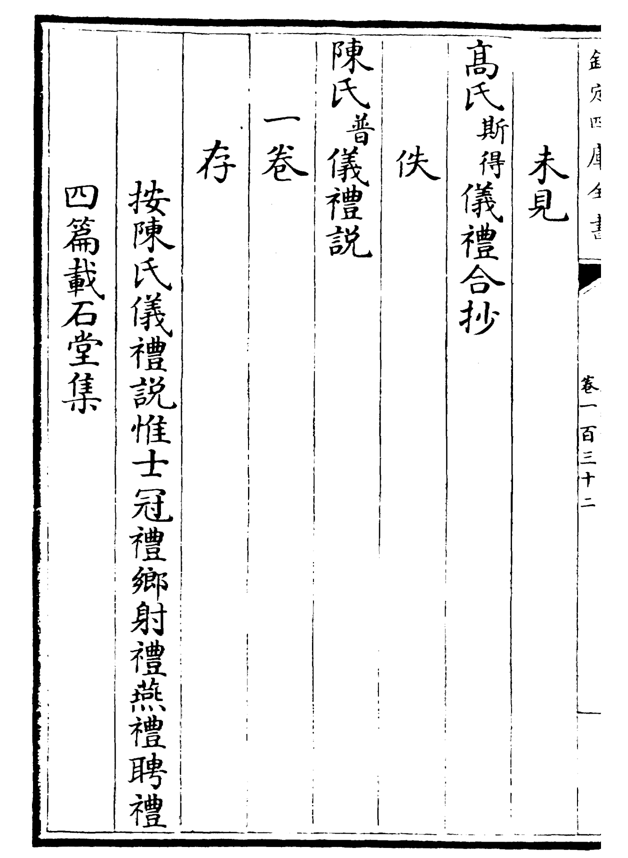
九卷

佚

廷鸞自序曰余家藏敗帙中有景德年官本儀禮疏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又列其下兒子請予附益之因手自點校取朱氏禮書與其門人黄氏楊

氏諸家續補之編章分條析釐為九卷作而曰兹其三代之禮與於繁文奥旨中有精義焉纖悉委曲中有明辨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紀士禮而指為闕書不知由士禮可以達於天子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覈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小子識之

方氏回儀禮考



未見

高氏斯得儀禮合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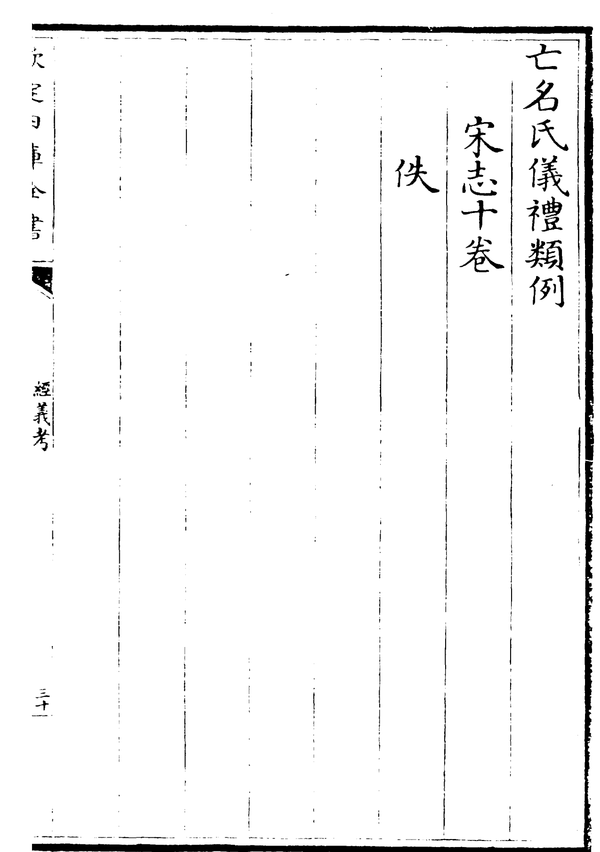
佚

陳氏普儀禮說

一卷

存

按陳氏儀禮說惟士冠禮鄉射禮燕禮聘禮四篇載石堂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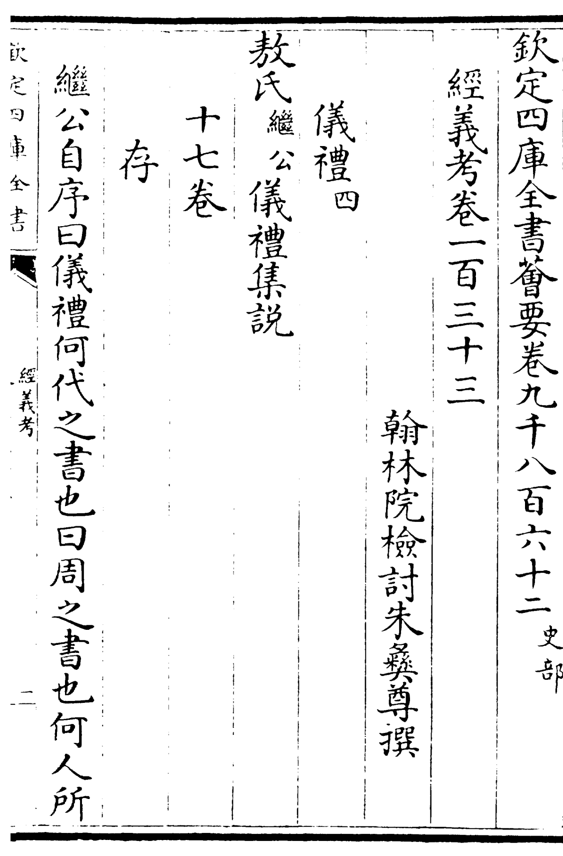


亡名氏儀禮類例

宋志十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二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三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儀禮四

敖氏繼公儀禮集說

十七卷

存

繼公自序曰儀禮何代之書也曰周之書也何人所

作也曰先儒皆以為周公所作愚亦意其或然也何以言之周自武王始有天下然其時已老矣未必暇為此事也至周公相成王乃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故以其時考之則當是周公之書又以其書考之辭意簡嚴品節詳備非聖人莫能為益有以見其果為周公之書也然周公此書乃為侯國而作也而王朝之禮不與焉何以知其然也書中十七篇冠昏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凡九篇皆言侯

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言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惟覲禮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於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詳矣其間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服然亦皆主於諸侯與其大夫而言也由是觀之則此書決為侯國之書無疑矣然則聖人必為侯國作此書者何也夫子有言曰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冠昏射御朝

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以夫子此言證之則是書也聖人其以為正天下之具也歟故當是時天下五等之國莫不寶守是書而藏之有司以為典籍無事則其君臣相與講明之有事則皆據此以行禮又且班之於其國以教其人此有周之時所以國無異禮家無殊俗兵寢刑措以躋太平者其以是乎其後王室衰微諸侯不道樂於放縱而憚於檢束也於是惡典籍之不便於已而皆去之則其

鄉之受於王朝者不復藏於有司矣鄉之藏於有司者或私傳於民間矣此十七篇之所以不絶如綫而幸存以至今日也或曰此十七篇為侯國之書固也豈其本數但如是而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類考之恐其篇數本不止此也但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其祭祀耳而其昏禮喪禮則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

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
侯之有覲禮但用於王朝耳若其邦交當亦有相朝
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當亦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
聞焉是亦其亡逸者也然此但以經之所嘗言禮之
所可推者而知之也而況其間又有不盡然者乎由
此言之則是經之篇數本不止於十七亦可見矣但
不知諸侯既去其籍之後即失之邪抑傳之民間久
而後失之也是皆不可得而考矣

又後序曰禮古經十七篇其十三篇之後皆有記四篇則無之四篇者士相見大射少牢上下也然以意度之此四篇者未必無一記之可言或者有之而亡逸焉爾夫記者乃後人述其所聞以足經意者也舊各置之於其本篇之後者所以尊經而不敢與之雜也朱子作儀禮經解乃始以記文分屬於經文每條之下謂以從簡便予作集說而於此則不能從也予非求異於朱子也顧其勢有所不可耳何以言之儀

禮諸篇之記有特為一條而發者有兼為兩條而發者亦有兼為數條而發者亦有於經意之外別見他禮者若其但為一條而發者固可用通解之例矣非是則未見其可也何則通解之書規模大而篇數繁其記文有不可附於本篇每條之下者則或於其篇末見之否則於他篇附之故雖未必盡如其所謂以從簡便之說而其於記文亦皆包括而無所遺也然以記者之意考之則亦不為無少異矣子之所撰者

但十七篇之集說耳若亦用此法則其所遺者不既多乎故不若仍舊貫之為愈而不敢效朱子通解之為也魯人所謂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者吾有取焉耳夫豈敢有求異之意哉且夫易之為書也更四聖而後成伏羲畫卦爻文王周公作卦爻之辭孔子作文言彖象之辭其始也四聖之書或前或後各居一處不相雜也後世學者乃各分而合之以從簡便及至朱子復釐正之以復古經之舊夫文言與彖

象之辭可以附於每卦每爻之下者也朱子猶且正之葢不欲其相雜也而況此記之文有不可盡入於本篇每條之下者乎由是言之則予之不敢用通解之法也亦宜矣又何足怪焉大德辛丑仲秋望日

張萱曰敖注多仍舊文與朱子通解稍異

姓譜敖繼公字長壽福州人寓居湖州邃通經術趙孟頫師事之平章高顯卿薦於朝授信州教授命下而卒

吳氏澂儀禮逸經

八篇 焦氏經籍志作六卷非

存

澂自序曰儀禮逸經八篇澂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

立孔鄭所引逸中霤禮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曽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彙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奔喪也中霤也禘於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攷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篇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葢作記者删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

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至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為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云特纂為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僅見於注家片言隻字之末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李俊民序曰儀禮逸經八篇傳十篇草廬吳先生之

所纂次也先生易書春秋小戴記纂言大戴記訂正經文悉行於世獨此十有八篇學者未之見也先生之孫今禮部郎中當伯尚髙第弟子兵部員外郎危素太樸鄉與俊民同官學者乃請而得之繕寫甚謹校讐甚精於是一時僚友謂宜刋布以淑來學遂命工繡梓既畢前大司成王公致道以集賢侍講學士復兼祭酒見而嘉歎俾序其槩俊民㤗定初嘗拜先生於翰苑先生之學雖不敢妄議姑即禮經而論之

秦焰既熄掇拾遺餘兼收並蓄得傳於後漢儒之力也依稀論著以傳其舊唐賢之學也會通經傳洞啓門庭以祛千載之惑朱子之特見也若夫造詣室奥疏剔户牖各有歸趣則至先生始無遺憾焉世有好禮之士先觀注疏舊本次考朱子通解然後取先生所次所釋而深研之乃知俊民之言為不妄也集賢公以為然遂書於其端云

楊士奇曰此書刻板在北京國學彭士揚為典籍蒐

閲崇文閣不完書板而此獨完即日印惠親友葢巳
廢棄六十餘年其顯晦固有時哉
程敏政跋曰右元吳文正公儀禮逸經一卷當時刻
於國子監崇文閣國朝宣德中尚存見楊文貞公圖
籍志館閣書目亦有之天順初予被命讀中秘書巳
無其本而國監本亡久矣大司冦何公廷秀亦思見
此書與予約互訪必得為期餘二十年竟無所聞也
成化甲辰春過吳門知楊儀曹君謙喜畜書諏之云

家有藏本猝尋不獲艤舟候數日得之亟以書報何公何公復書曰斯禮之不墜天也然欲謀重刻以傳未有應者弘治丁巳冬予服闋將入京而縣學重作明倫堂師生奉金帛以記請辭勿獲則念學校禮之所從出也受以舉斯役且記是書得之之難及予之癖而凡繫禮之大者有文正公序及李莊靜先生之引不容復贊云

何喬新曰臨川吳文正公校正儀禮既因鄭氏序而

詮次其篇章凡經文散見於戴禮鄭注者則表而出之為逸經八篇禮必有義又取戴記所存與清江劉原父所補者為傳十篇若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原父所補也予近讀原父文集又得投壺一篇蓋釋禮經投壺之義也故錄於朝事之後以補逸經之傳焉正經十七篇有傳者十逸經八篇有傳者一其餘缺焉崇禮君子雖追而補之可也或曰束晳補南陔諸詩白居易補湯征皆見非於君子原父所補亦南

陔湯征之類耳豈可取以為訓哉予以為不然南陔湯征經也經出於聖人所删補之僭也冠昏諸義傳也傳出於周末漢初諸儒所作補之奚不可耶且朱子嘗補格物致知之傳矣今與曾子之傳並列於學宮未有非之者茍以補傳為不韙則朱子豈為之哉

又曰元吳文正公儀禮逸經一卷刻在太學楊文貞三禮考注跋稱文正之書為其鄉人晏壁所竊又私加删改走當時即求其書而太學刻本已亡搜訪

十餘年無所得友人羅太史倫挍三禮考注梓行而篇目注疏悉用晏本舛駁之跡居然可見而恨無文正原本可正也成化癸卯始得於楊循吉家以付司業費君誾就國學殘本刋足之嗚呼葩藻之書板刻徧天下先王典禮往往無徵幸大儒君子者出每拳拳於斯而書之行世顯晦不常者如此此古道之不復而俗之所以不淳也費君方職教化首葺此編以不廢先正復古垂教之心其嘉惠後學豈淺也哉

羅倫曰河南監察御史何廷秀謂予曰沅州劉有年永樂初守太平府進儀禮逸經十八篇逸經唐初已亡宋元諸儒皆未之見有年何從而得之然廷秀之言非妄也好古君子上請逸經繼類成編傳以戴記其不入傳者從纂言所類别為記以附焉則先王之典庶乎無遺矣

焦竑曰漢初禮經出魯淹中河間獻王得而奏之乃高堂生獨傳十有七篇即今之儀禮也后蒼從高堂講

業尋以授戴德兄弟及沛人慶普後三家並微鄭玄明小戴之學自為之注書乃盛行喪服一篇相傳出於子夏而獻王又從李氏得周官書以冬官缺取考工記足成之顧不知冬官未嘗缺也葢冢宰六屬屬六十令冬官之屬才二十八而五官數各有羨天官六十有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遺編斷簡錯出乃爾取其羨數還之冬官不獨百工得歸其部而六官譌舛因可類考亦足快矣

儀禮多軼永樂中御史劉有年獻逸經十有八篇時未加表章旋就湮沒夫以古經出於千百世之後而不為寶惜劉歆所謂杜道餘滅微學寧獨漢人而已余深慨特附著於篇令好古者有所聞焉

張采曰別書載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為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八篇一云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唐初所亡之書國初猶有表獻者而今問之中秘復云無有然則古禮之興廢豈人所能

主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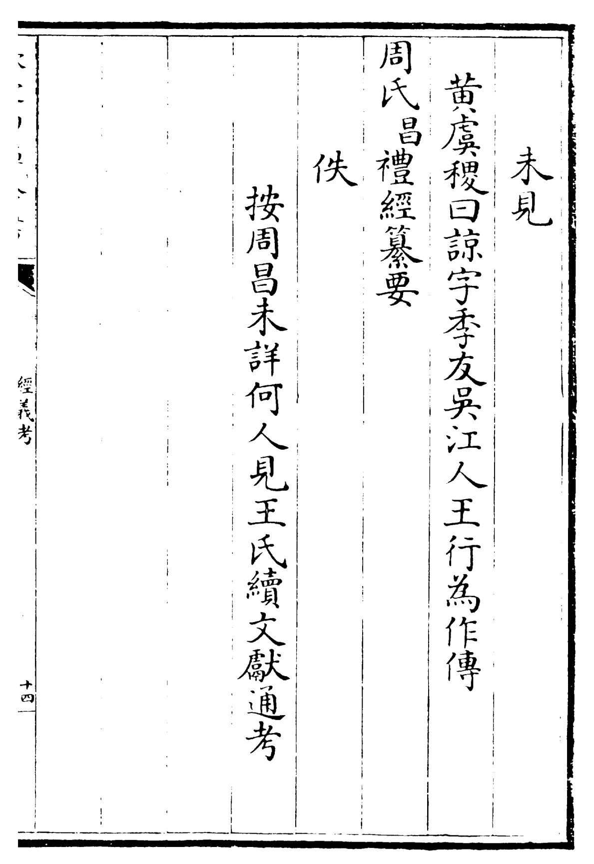
儀禮傳 十篇 存

澂自序曰儀禮傳十篇澂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

也今以此諸篇正為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萃為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為更定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為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玫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為傳十篇云

按吴氏儀禮逸經八篇投壺一奔喪二公冠三諸侯遷廟四諸侯釁廟五中霤六禘於太廟七王居明堂八傳十篇冠義一昏義二士相見義三鄉飲酒義四鄉射義五燕義六大射義七聘義八公食大夫義九朝事義十方諸朱子通解目録文簡而倫敘秩然以之頒學官可也

顧氏諒儀禮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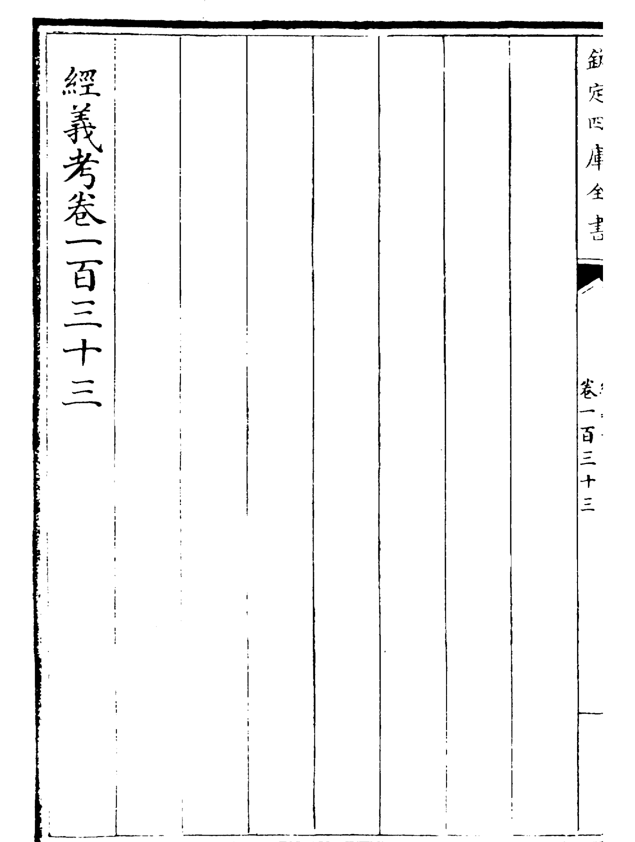
未見

黄虞稷曰諒字季友吳江人王行為作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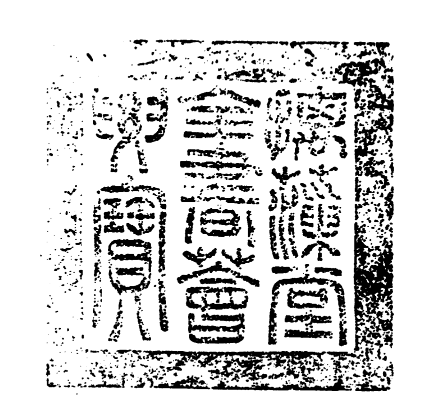
周氏昌禮經纂要

佚

按周昌未詳何人見王氏續文獻通考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張裕孚